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文如真經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旣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

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凝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

擷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俗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

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
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
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
外經旨云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
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人實三之既已一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真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翬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蔽吉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媯沈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籩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徧舉但後學顯於一門獨此
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
而闕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籌
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難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
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愍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
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
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
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曰之曰言
外經旨是經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
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卽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
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

機緘露老聃之腑肺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鋟梓廣傳用報龐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歲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爲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不離旅二顧具至口門美千餘子王美百候

林川回世

即皆吾論一夫主餘之餘故世學皆當論其後

大下餘論之論吾千餘其最論其平論三實一之

不故其年其思其論其其大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始真經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
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
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
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旣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
旣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卽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
文喪未之嘆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
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
眞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旣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
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爲是經將
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

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旣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立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寇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卽關

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立教政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真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立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立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髦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率然不爲意取讀之義與古文詞徑闊澀猶車行螳蛭觸途皆硌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

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旣出張君卽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立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卽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真經遵太上之命號